



# 腻绿长鲜谷雨春

□记者 罗沛文

谷雨,作为春日的最后一个节气,始名于“三月中,自雨水后,土膏脉动,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”。

这时“看花一局新”的景象,自然是倚靠丰沛的雨水。这雨,许是范成大笔下的“牡丹破萼樱桃熟,未许飞花减却春”,许是黄庭坚笔下的“未知东郭清明酒,何似西窗谷雨茶”,许是夏竦笔下的“茶经谷雨依稀绿,花接清明次第开”,抑或是林和靖笔下的“白云峰下两枪新,腻绿长鲜谷雨春。”这些宋代名家的诗词让谷雨时节的雨水覆上了婉约豪放的意味。而我们也在这字里行间感受到正是这雨努力地将大地万物焕新。

普陀的谷雨时节也是极其浪漫的。行在诸岛间,抬头仰望,随时可见远山峰峦叠翠、眉黛青翠,恰似水墨丝绸画一般,不由感叹古人笔下写实。若在山间拾级而上,也可偶遇剔透湍急的溪水,茁壮冒尖的春笋,浓绿油亮的茶园,听到交织如歌的鸟鸣声。

旷阔田野之间,秧苗初植、作物新种,在朦胧飘洒间,积攒着磅礴的力量。水田也结合着秧苗与穹顶云彩的倒影,一动一静,两者似乎无限接近,令人思绪翩跹。

城镇乡村中,各色花卉在苍翠欲滴的掩映里,铆足了劲地恣意盛放,企盼让每个人都一睹它们经历雨水滋润后的风采。

古人将谷雨分为三个阶段,即“三候”,一候萍始生,二候鸣鸠拂其羽,三候戴胜降于桑。通俗些说,便是春日每经一个节气,绿意便会多添一重。时至谷雨,春色的面容已完整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而每个挚爱春天的人,都希望这般俊丽的春色,可以走得慢一些,再慢一些。

(本版照片由诸葛晓明、罗沛文、葛恩嘉、严跃进、柴丽珍等提供)

